

古龍

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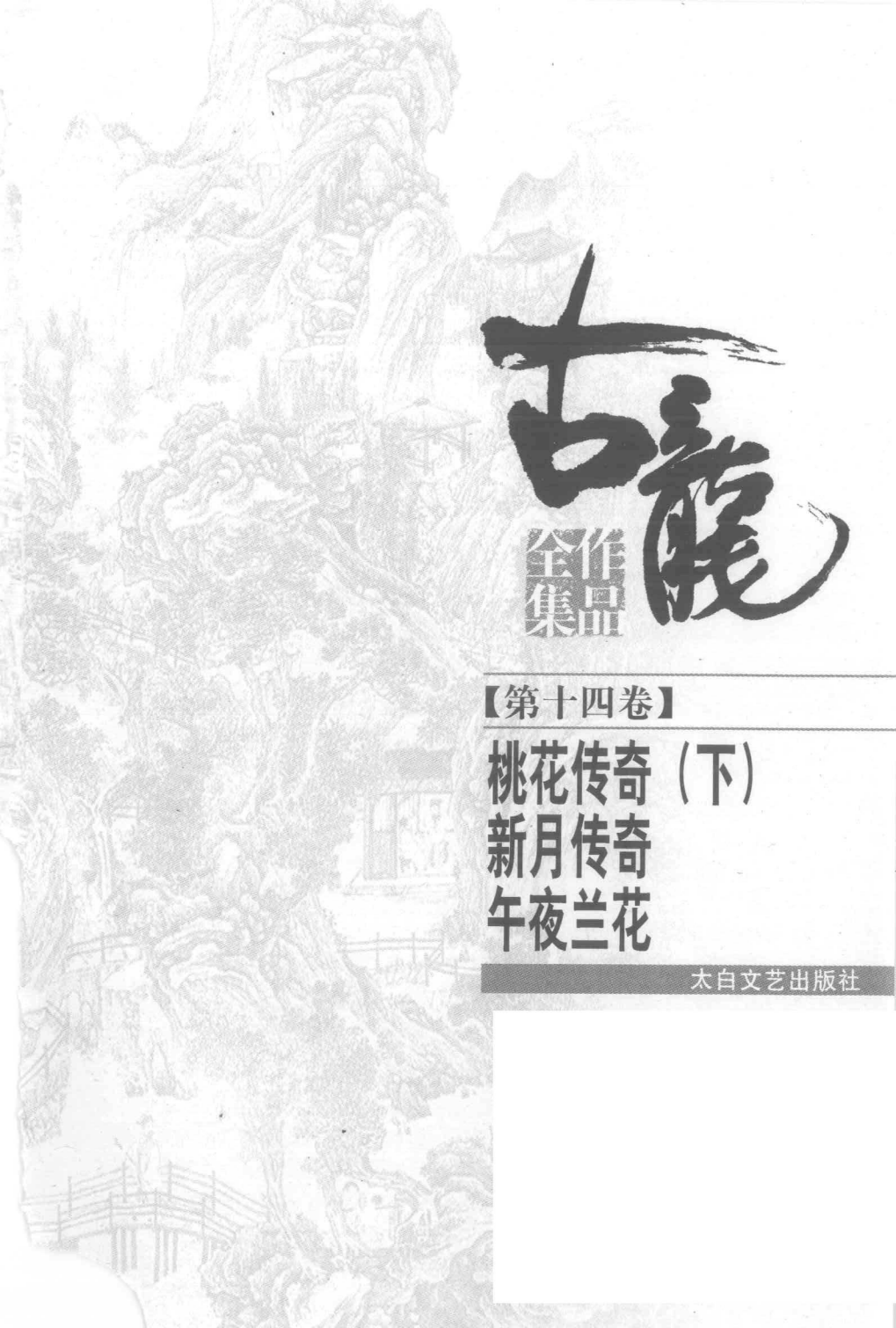
名劍風流

楚留香（傳奇系列）

桃花傳奇 下 新月傳奇 午夜蘭花

◎ 太白文藝出版社





古龍

作品集

【第十四卷】

桃花传奇 (下)
新月传奇
午夜兰花

太白文艺出版社

第六回 断魂夜 断肠人

一个人若要往上爬,就得要吃苦,要流汗。可是等他爬上去之后,就会发觉他无论吃多少苦,无论流多少汗,都是值得的。

若要往下跳,就容易多了。

无论从哪里往下跳都很容易,而且往下坠落时那种感觉,通常都带着种罪恶的愉快。

直到他落下去之后,他才会后悔。

因为下面很可能是个泥沼,是个陷阱,甚至是个火坑。

那时他非但要吃更多苦,流更多汗,有时甚至要流血!

楚留香从高墙上跳了下去。他并没有流血,却已开始后悔。

刚才在高墙上,他本已将这地方的环境,看得很清楚。

现在他才发觉自己到了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刚才他可以看得很远,这园子里每一丛花,每一棵树,本都在他眼下。

但现在他却忽然发现,刚才看起来很瘦小的花木都比他的人高些,几乎已完全挡住了他视线。

假如有个人就站在他前面的花树后,他都未必能看得见。

一个人在高处时,总是比较看得远些,看得清楚些,但一等到他开始往下落时,他就往往会变得什么都看不清了。

这或许也正是他往下落的原因。

“花林中的小轩,人就在那里。”

楚留香总算还记住了那方向,现在他的人既已到了这里,就只有往那方向走去。

只有先走一步,算一步。

因为他根本无法预料到这件事的结果,对这件事应有的发展和变化,他都完全不能控制。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那个人究竟是谁?”

他连一点边都猜不出来。



晚风中带着幽雅的花香，楚留香摸了摸鼻子，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他本不是如此鲁莽，如此大意的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呢？

是不是他太信任张洁洁了？

可是他为什么要如此信任一个女人呢？

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张洁洁根本就没有做过一件能值得他完全信任的事情。

庭园深深。

风吹在树叶上，簌簌的响，衬得山下更幽静，更神秘。

楚留香虽觉得这件事做得很可笑，但心里同时也觉得有种神秘的紧张和刺激。

就如同像一个人突然接到份神秘的礼物，正要打开它看的时候。

他既不知道这礼物是谁送来的，也猜不出送来的是什么。

所以他非打开来看看不可。

那里面很可能是条杀人的毒剑，也很可能是件他最希望能得到的东西。

这种事虽然冒险，但也的确是种新奇的刺激。

楚留香本就是喜欢冒险的人。

是不是因为张洁洁已经很了解他，所以才故意用这种法子令他上当呢？

花林中的确有几间精致的小轩。

小轩在九曲桥上。

青石桥在夜色中看来，晶莹如玉。

窗子里还有灯，灯光是紫红色的。

屋里的人是不是已算准了楚留香要来，所以在如此深夜里，还在等着他？

在等着他的，难道又是个女人？

楚留香还不能确定。

现在他只能确定，这桥上绝对没有埋伏，也没有陷阱。

所以他走了上去。

直走到门外，他才停下来。

他本不必停下来。

既已到了这里，到了这种情况，是本可一脚踢开门闯进去。

或许先一脚踢开这扇门,再踢开另一扇窗子然后闯进去。

或许先用指甲蘸些口水,在窗纸上点破个月牙小洞,看看屋子里的情形。

别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用这几种法子的。

但楚留香不是别的人。

楚留香做事有他自己独特的法子。

他虽然也偷,偷各种东西,甚至偷香,但他用的却是最光明、最君子的那种偷法。

所以他去偷一个人的东西时,往往也同时会偷到那个人的心。

房门是掩着的。

楚留香居然轻轻敲了敲门,就像一个君子去拜访他朋友般敲了敲门。

没有人回应。

楚留香再想敲门的时候,门却忽然开了。

他立刻看到了一张绝美的脸。

女人的美也有很多种。

张洁洁的美是明朗的,生动的,艾青的美是成熟的,撩人的。

这女人却不同。

她也许没有张洁洁那么可爱,也没有艾青那种撩人的风情。但却美得更优雅、更高贵。

张洁洁她们的美若是热的,这女人的美就是冷的。

冷得像冬夜中的寒月,冷得像寒月下的梅花。

连她的目光都是冷漠的,仿佛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会吃惊。

所以她看到楚留香时也没有吃惊,只是冷冷淡淡的打量了他两眼。

这种眼色居然看得楚留香觉得很不安,甚至已好像有点脸红。

无论如何,半夜三更来敲一个陌生女孩子的门,总不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他正想找几句比较聪明些的话说说,替自己找个下台阶的机会。

谁知她却已转身走了进去。

屋子里当然布置得很精雅,大理石面的梨花几旁,只有两张椅子。

到这里等的客人显然并不多。

她慢慢的坐下来，忽然向另一张椅摆了摆手道：“请坐。”

这邀请不但来得突然，而且奇怪。

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怎么会随随便便就邀请一个半夜三更来敲她房门的陌生男人，到她闺房里坐下来呢？

难道她早已知道来的这个人是谁？

楚留香虽然已坐了下来，却还是觉得有些局促，有些不安。

他实在没有理由就这样闯进一个陌生女孩子的房里来的。

假如这少女并不是他要找的人，和这件事并没有关系，就算别人不说他，他自己也觉得很丢人。

他忍不住又摸了摸鼻子。

在他心里不安的时候，除了摸鼻子之外，好像就没有别的事可做。连一双手都不知应该放在哪里才好。

然后他就看到了她的手伸过来，手里端着杯茶。

碧绿色的翡翠杯，碧绿的茶，衬得她的手更白，白而晶莹，仿佛透明的玉。

她忽然淡淡的笑了笑，道：“这杯茶我刚喝过，你嫌不嫌脏？”

没有人会嫌她脏。

她清秀得就像是朵刚出水的白莲。

但这邀请却来得更突然，更奇怪。

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怎么会随随便便就请一个陌生男人喝她自己喝过的茶呢？

楚留香看看她，终于也笑了笑，道：“多谢。”

他接过了这杯茶。

他忽然发现她的美不但优雅高贵，而且还带着某种说不出的神秘气质，仿佛对任何事，都看得很淡，很随便。

她请楚留香喝的这杯茶，并不是种很亲密的动作，只不过因为她根本就觉得这种事情无所谓，根本就不在乎。

她甚至好像根本就没有将楚留香放在心上。

楚留香被女人恨过，也被女人爱过，却从未受过女人如此冷淡过。冷淡得简直已接近轻蔑。

这种感觉虽令他觉得很恼火，但对他说来，却也无疑是种很新奇

的经验。

新奇就是刺激。

也不知为了什么，他忽然有了种要征服这个女人的愿望。

也许每个男人看到这种女人时，都难免会有这种愿望。

楚留香将这杯茶喝了下去——因为他也一定要作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对任何事都不在乎的样子。

何况他早已决定这杯茶里绝没有毒。

他对任何毒药都有种神秘而灵敏的反应，就好像一只久经训练的猎犬，总能嗅得出狐狸在哪里一样。

她冷冷淡淡的看着他，忽又道：“这儿只有一个茶杯，因为从来都没有客人来过。”

楚留香的回答也很冷淡。

“我也不能算你的客人。”

“但你却是来找我的。”

“也许是。”

“也许？”

楚留香笑得也很冷淡：“现在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还不知道你是不是我要找的人。”

“你要找的是谁？”

“有个人好像一定要我死。”

“所以你也想要他死？”

楚留香又淡淡的笑了笑：“自己不想死的人，通常也不想要别人死。”

这句话的另一方面也同样正确。

“你若想杀人，就得准备着被杀！”

她还在看着楚留香，美丽而冷淡的眼睛里，忽然露出很奇怪的表情！

“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杀我？”

她忽然站起来，走向窗下，推开窗子，让晚风吹乱她的发丝。



过了很久之后，她好像才下了决心。

忽然道：“你要找的人就是我！”

窗外夜色凄清，窗下的人白衣如雪。

她背着楚留香，并没有回过头，腰肢在轻衣中不胜一握。

这么样一个人，居然会是个阴险恶毒的凶手？楚留香不能相信，却又不能不信。

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凶手，除非他真的是凶手，而且已到了不能不承认的时候。

楚留香看着她的背影，还是忍不住要问：“真的是你要杀我？”

“嗯。”

“那些人都是你找来杀我的？”

“是。”

“你认得我？”

“不认得。”

“不认得为什么要杀我？”

没有答复。

“艾青呢？她们姐妹是不是被你绑走的？她们的人在哪里？”

还是没有答复。

楚留香叹了口气，冷冷道：“你难道一定要我逼你，你才肯开口？”

她忽然转过身，盯着楚留香。

她眼睛里的表情更奇怪，好像在看着楚留香，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

又过了很久，她才一字字慢慢的说道：“你要问的话，我都可以说出来。”

楚留香道：“你为什么不说？”

她的声音更低，道：“在这里我不能说。”

楚留香道：“要在什么地方你才能说？”

她的声音已低如耳语，只说了两个字：“床上。”

屋角里有扇门。

轻帘被风吹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屋里的一张床。

床前低垂着珍珠罗帐。

她已走进去，走入罗帐里。

她的人如在雾里。

“床上，你若想睡，就跟我上床。”

楚留香做梦也想不到会从她这么样一个女孩子嘴里，听到这种话。

这实在不能算是句很优雅的话。当然更不高贵。

无论是一个什么样女孩子，在你面前说出这种话，你就算很愉快，也同样会觉得这女人很低贱。

可是她，却不同。

她在楚留香面前说这句话的时候，楚留香既没有觉得很愉快，并没有觉得她是个很低贱的女人。

因为她对你这么样，并没有表示出她喜欢你，也没有表示出她要你。

她只不过要你这么样做。

因为她对这种事根本看得很淡，根本不在乎。

也许她并不是真的这样，但无论如何，她的确已使楚留香有了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通常都会令人心里很不舒服。

雪白的衣服已褪下，她的胴体却更白，白而晶莹。

那已不是凡俗的美，已美得圣洁，美得接近神。

你也许日日夜夜都在幻想着这么一个女人，但我可以保证，你就算在幻想中，也绝不会真的奢望能得到这么样一个女人。

因为那本不是凡人所能接近，所能得到的。

你可以去幻想她，去崇拜她，但你却绝不敢去冒渎她。

假如现在偏偏就有这么样一个女人在等着你，你也知道自己一定可以得到她。

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你心里会怎么想？

楚留香好像什么都没有想。

在这种时候，一两动作比一吨思想都有用。

他慢慢的走过去，掀起了罗帐。

屋里也有灯。

屋内的灯光忽然满洒在她身上。



她身上如缎子般的发着光，眼睛里也发出了光，可是她并没有看楚留香。

她目光仿佛还停在某一处非常遥远的地方。

楚留香却在看着她，似已不能不看她。

她当然知道他在看她，却还是静静的站在那里，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她还是不在乎。

她要你这么做，可是她自己却不在乎——她既没挑逗你，更没有引诱你，只不过要你这样做。

她简直冷得可怕。

但最冷的冰也正如火焰一样，你去摸它时，也会同时会有种被火焰灼烧的感觉。

楚留香心里也似已有股火焰燃起。

若是别的男人，现在一定用力揪住她的头发，将她拉在自己怀里，让她知道你是个男人。

让她知道你才是真正的强者。但楚留香却只不过轻轻拉起了她的手。

她的手纤秀美丽，十指尖尖，手心柔软得如同婴儿的脸。

婴儿的脸总是苹果色的，她手心也正是这种颜色。

甚至连楚留香都没有看过如此美丽的手。

因为他看过的女人，手里就算没有握过刀剑，也一定发过暗器。

就算最细心的女人，练过武功之后，手上都难免留下些瑕疵。这双手却是完美无瑕的。

楚留香低下头，目光沿着她柔和的曲线滑下去，停留在她足踝上。

她的足踝也同样纤秀而美丽。

就算最细心的女人，练过武之后，足踝也难免会变得粗些。她显然绝不是个练过武的女人。

楚留香轻轻吐出口气，慢慢的抬起头。忽然发现她已在看着他。眼睛里仿佛带有一种冷淡讥讽的笑意，淡淡道：“你好像很懂得看女人。”

他的确懂得。

有经验的男人看女人，通常都先从手脚看起。但这绝不是君子的看法。

她又笑了笑，淡淡道：“现在你是否已满意？”

就算是最会挑剔的男人，也绝不会对她不满意的。所以楚留香根本用不着回答。

她还在淡淡的笑着，目光却似又回到远方，过了很久，才轻轻道：“抱我到床上去。”

楚留香抱起了她。床并不太大，却很柔软。雪白的床单好像刚换过，连一点皱纹都没有。

无论对哪种男人来说，这张床也绝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理想的女人，理想的床。

在这种情况下，男人还能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楚留香抱起了她，轻轻放在床上。

她已在等着，已准备接受。

楚留香只要去得到就行，完全没有什么值得烦恼担心的。因为这件事根本没有勉强。

屋子里没有别的人，她绝不会武功，床上也绝不会陷阱。

只要他得到她，就可以知道他最想知道的秘密。

这种好事到哪里找去？他还在等什么？为什么他还站在那里不动，看起来反而比刚才更冷静？

难道他又看出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事？

她等了很久，才转过脸，看着他，淡淡道：“你不想知道那些事？”

楚留香道：“我想。”

她又问：“你不想要我？”

楚留香道：“我想。”

她目中终于露出了笑意，道：“既然你想，为什么还不来？”

楚留香终于长长叹了口气，一字字道：“是谁要你这么做的，你为什么还要……”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突听“当”的一声，就好像有面铜锣被人自高处重重的摔在地上。

接着，就是一个女人的呼声。

“捉贼，快来捉贼！这里有个采花贼。”

只叫了两声就停止。然后四面又是一片寂静，叫声好像没有人听见。

楚留香并没有往外冲，甚至连一点这种意思他都没有。他目光甚至没有离开过她的脸。

她脸上也完全没有丝毫的惊异的表情,什么样的表情都没有。

这世上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她关心的事。过了很久,她忽然问了句很奇怪的话。

她看着楚留香,忽然问道:“你是个君子?不是个聪明人?”

楚留香道:“两样都不是。”

她又问:“你是什么?”

楚留香笑了笑,道:“也许我只不过是个傻子。”

她忽然也笑了笑道:“也许你根本就不是个人。”

直到这时,她目中才真的有了笑意。但那也是种很缥缈,很难捉摸的笑意,就连笑的时候,她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幽怨和辛酸。楚留香看着她,忽然也问了句很奇怪的话。

他忽问道:“你知不知道我本来以为你一定会失望的?”

沉默了很久,她才慢慢的点了点头,幽幽道:“我知道,就连我自己,都以为我一定会很失望的。”

楚留香道:“但现在你好像并不觉得失望。”

她想了想,淡淡道:“那也许只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真的那么样的盼望过。”

楚留香道:“你盼望过什么?”

她又笑了笑,一字字道:“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已经很满足。”

她真的已很满足?

楚留香似乎还想再问,但看到她那双充满了寂寞和幽怨的眸子,心里忽然也觉得有种说不出的酸楚。

他不忍再问,就悄悄的转过身,悄悄的走了出去。可是他本来想问的究竟是什么呢?

她又有什么令人不能问,不忍问的秘密和隐痛?楚留香认为她盼望的是什么?失望的又是什么?

她究竟是不是这件事的主谋?这些问题有谁能答复?

楚留香悄悄的走了,她在看着。外面的灯光不知何时已熄灭。

她看着楚留香的身影慢慢的消失——然后她所能看到的就只有一片黑暗!

绝望的黑暗。她目中忽然涌出一串珍珠般的泪珠。珠泪沾湿了枕头——

第七回 九曲桥上

窗子虽然是开着的。

但却看不见窗外的星光月色。

楚留香木立在黑暗中。

他悄悄的来，现在又悄悄的走。

既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带走什么。

可是他脸上的表情为什么如此痛苦？他为什么痛苦？为谁痛苦？

来的时候他只敲了敲门，就这样简单的进来了。

走的时候他连一声“珍重”都没有说，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走了。

在这里他虽没有得到什么，却也没有失去什么。

在他充满了传奇和危险的一生中，这好像只不过是是个很平淡的插曲，既不值得回忆，更不值得向人们诉说。但他自己却知道，这件事是他毕生难以忘怀的。

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如此接近死亡过。

“只有看不见的危险，才是最可怕的！”

他是不是真的已看出了危险在哪里？他究竟看出了什么？

这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只可惜他也许永远也不会说了。

夜更静寂。

刚才那一声锣响，和那一声大叫，仿佛根本没有惊动任何人。

难道这里的人都是聋子？

难道这里根本就没有别的人？

至少总应该有一个——那大叫的女人。

为什么她只叫了一声？

她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又忽然走了？

她是谁？

这些问题也许连楚留香都无法答复。

有风吹过的时候，他仿佛听到屋子里传出一阵轻轻的啜泣声。

他想回头，却又忍住。

因为他知道，既不能安慰她，也不能分担她的悲哀和痛苦——除



了同情外，他什么都不能做。

他只有狠下心来，赶快走，赶快将这件事结束。

他这一生也从未如此狠心过。

刚才来的时候，他本觉得自己很可笑，现在却觉得自己很可恶。

又有风吹过，他忽然推门走了出去。

他怔住。

花园里很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但却有人。

一长排人，就像是一长排树，静静的等在黑暗中，动也不动。

楚留香看不见他们的脸，也看不出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只看见了他们的弓，他们的刀。

弓已上弦，刀已出鞘。

屋子在桥上，桥在荷塘间。他们已将这花林中的荷塘完全包围住。

但他们来的时候，却连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么多人的脚步声，居然能瞒过楚留香。

楚留香只有苦笑。

当时他的思想确实太乱，想的事确实太多。

这些人的脚步声也实在太轻，只有经过最严格训练的人，才会有这么样的脚步声，才能在无声无息中将弓上弦，刀出鞘。

但真正可怕的并不是他们。

可怕的是那个训练他们的人！

就在这时，九曲桥头上，忽然有两只燃烧着的火把高高举起。

在黑暗中突然亮起的火光，总是令人炫目的。

炫目的火光，点亮了一个人的脸。

楚留香总算看见了这个人，看清了这个人的。

此刻他最不愿看见的，也正是这个人。

在万福万寿园最有权威的人，几乎就已可算是江南武林中最有权威的人。

这个人并不是金老太太，她已刚刚成为一种福寿双全的象征，已刚刚成为很多人的偶像。

真正掌握着权威的人是金四爷。

他一只手掌握着亿万财富，另一只手掌握着江南武林中大半人的生死和命运！



炫目的火光，照亮了一个人的脸。

一张充满了勇气、决心和坚强自信的脸，一个相貌威严，宽袍大袖的中年人。

桥头摆着张大而舒服的太师椅。

金四爷头发用黑缎子随随便便的挽了个髻，脚下也随随便便的套了双多耳麻鞋，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坐在那里。

但却绝没有人敢随随便便的看他一眼，更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随随便便的说一句。

有种人无论是站着，是坐着，还是躺着，都带着种说不出的威严。

金四爷就正是这种人。

楚留香看过他，也知道他是那种人。

他知不知道楚留香是哪种人呢？

楚留香叹了口气，终于走了过去，等他走到金四爷面前时，脸色已很平静。

能看到楚留香脸上有惊慌之色的人并不多。

金四爷那双鹰一般锐利的眸子，正盯在他脸上，忽然道：“原来是你。”

楚留香道：“是我。”

金四爷冷冷道：“我们还真没有想到是你。”

楚留香笑了笑，道：“我也没想到金四爷居然还认得我。”

金四爷沉着脸，道：“像你这样的人，我只要看过一眼，就绝不会忘记。”

楚留香道：“哦？”

金四爷道：“你有张很特别的脸。”

楚留香道：“我的脸特别？”

金四爷道：“无论谁有你这么样的一张脸，再想规规矩矩的做人人都很难得很。”

楚留香又笑了，又摸了摸鼻子。

他本来是想摸摸自己脸的，却还是忍不住要摸在鼻子上的。

金四爷冷冷道：“所以我一眼就看出你绝不是个规规矩矩的人。”

楚留香道：“所以你才没有忘记我？”

金四爷道：“哼。”

楚留香道：“但我也没有忘记金四爷。”



他微笑着，又道：“像金四爷这样的人，无论谁看过一眼，都很难忘记的。”

金四爷脸色变了，厉声道：“你既然还认得我，你就不该来。”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只可惜我已经来了。”

金四爷道：“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楚留香道：“不知道。”

他本来的确不知道。就算他早已知道，还是一样会来。

金四爷道：“你知不知道三十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胆敢随意闯入这里！”

楚留香道：“不知道。”

金四爷道：“你怎么到这里来的？”

楚留香道：“不知道。”

金四爷怒道：“不知道怎么会来？”

楚留香苦笑道：“就这样糊里糊涂的来了。”

金四爷瞪着他看了半天，忽又问道：“你连刚才看见的人是谁都不知道？”

楚留香道：“不知道，却很想知道。”

金四爷一字字道：“她是我的女儿！”

楚留香又怔住了，这下子才真的怔住了。

金四爷表情变得很奇怪，沉声道：“你若是看到有人半夜里从你女儿屋里走出来，你会怎么样去对付他？”

这句话问得好像也有点奇怪。

楚留香却还是摇摇头，道：“不知道。”

这次他说的不是真话。

其实他当然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做父亲的人通常只有两种法子——

若不打死那小子，只有逼他娶自己的女儿做老婆。

金四爷脸上现出怒容，厉声道：“你真不知道？”

楚留香道：“我没有女儿。”

金四爷怒道：“你知道什么？”

楚留香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道：“到现在为止，我只知道一件事。”

金四爷道：“哪件事？”

楚留香苦笑道：“我只知道我自己好像已掉进个圈套里，忽然间就

莫名其妙的掉了下去。”

他的确有点莫名其妙。等他发现这是个圈套时，绳子已套住了他的脖子。

金四爷脸色又变，厉声道：“圈套！什么圈套？”

楚留香道：“不知道。”

他苦笑着，接着道：“我若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圈套，就不会掉下来了。”

金四爷冷冷道：“你是不是还想跳出去？”

楚留香道：“想得要命。”

金四爷道：“一个人若已真的掉在圈套里，就很难再跳出去。”

楚留香道：“的确很难。”

金四爷道：“你知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出得去？”

楚留香道：“不知道。”

金四爷目光忽又变得很奇怪，道：“那只有一种法子。”

楚留香道：“请教。”

金四爷沉声道：“只要你忘记这个圈套，你就已不在这圈套里。”

楚留香想了想，道：“这句话我不太懂。”

金四爷道：“你若忘记这是个圈套，哪里还有什么圈套？”

楚留香又想了想，道：“我还是听不懂。”

金四爷沉下了脸，道：“要怎样你才懂？”

楚留香道：“不知道。”

金四爷厉声道：“好，我告诉你！”

他霍然长身而起，忽然已站在楚留香面前，左掌在楚留香眼前挥过，右手闪电般去抓楚留香的腕子。

这并不能算是很精妙的招式。

楚留香七八岁的时候，就已学会对付这种招式的法子。

他就算闭着眼，再绑住一只手，一条腿，也能避开这一招的。

但金四爷的招式却已变了，忽然间就变了，也不知是怎么变的。

楚留香忽然发现金四爷的右手在他眼前，本来在他眼前的那只左手，竟已扣住了他的腕子。

他这才吃了一惊。

这一两年来，他会过的绝顶高手，比别人一生中听说得还多。

石观音的身法，“水母”阴姬的掌力，蝙蝠公子的暗器，薛衣人的剑